安雅堂稿

安雅堂稿卷之十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策

振主權 丙子

今天子以英聖之姿當壯盛之會總攬乾綱畢張而又以時方多難意用重典故朝夕坐便殿親決庶事一語詰責則百官惴惴相從入司敗矣而緹衣之帥鋃鐺而收方鎮以下者相望於道天下方赫然畏天子之威而薦紳儒者咸願少解威嚴以行寬

大而臣故以振主權之説進毋乃近於諂諛之流迎附上旨者歟非然也天下之治有務其名而失者宋襄公是也有不務其名而得者漢高帝是也以今之世而有勸人主以優游需緩之術可以坐而待治者必皆腐儒不達於時勢之言而人臣欲竟責以自便者也然則今天子之所爲固合於求治之方矣而慮效不見何與臣以爲知威權之可以御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道故令屢出而人疑威嘗試而反挫求治甚速而道遠彌甚也　陛下誠欲振主權者定謀而

後言言出而必信則庶乎可矣夫古者大有爲之君欲舉大事惟斷而後可行而事又不可以徒斷于是深謀遠計而不輕于發必諒于人情之可通而始終之可執然後斷然而無疑今 陛下舉一事未能斷其必可行也而先爲之說以命其下是以其中有不能無弊者則庸人之說紛然以相難而我無必然之理以辨之故沮滯而難行又或人之所不能辨勢之所不可取必者而先爲之定限豫立之方規其言詔昭然布於天下聞於四夷矣而卒不能驗故舉事一

不得當而見輕于天下國威愈損惟此一二者勢窮事礙以至於不信而　陛下亦且疑阻而不敢自决其意則主權安可謂之振哉此無他未有一定之謀而先有一定之言也臣請以數事驗之政莫大於官人機莫重於禦敵昔者　陛下制詔吏曹進士授丞簿矣此　祖宗善政也而臺諫群然以爲不可夜夫丞簿至多進士至少地有餘而人不足事體隔礙其患誠多此其說是也然　陛下何不破支格之說廣進士之科以必行前言而乃阻於區區之論乎夫

事行既久必有互相牽掣之處茍不大爲變通守其九而欲行其一勢必不可得矣以至近者欲遷守令之良開保舉之法群下譁然以爲有弊頼　陛下執之尚堅然亦未有劃然無弊之論以破庸人之說也且人皆疑　陛下令雖言之其後究不大用以故在朝者以癃篤應命在野者以網羅爲憂夫　陛下以爵祿予人而人情若此則鼓舞之道不幾窮乎然臣終不敢謂此法之不可行乃行之之法未備而言之太亟也至於行兵謀國之幾古人所之最密雖有成算

於中而未嘗宣露於外以爲我謀萬一未遂尚不至於傷重以自沮也今也不然東西桀驁非一朝之賊也而有人言可以討蕆而誅之 陛下欣然信其言而後至於決裂則天下遂以此賊爲終不可滅矣又若近者淮西被寇 陛下發百萬之餉調十萬之兵限討賊之期以六月臣不知六月者 陛下確有膚算乎抑姑立此限以督責其下也今期已過而寇愈多則勢不得不出於綏任事者之心益玩而寇亦無所忌憚矣夫王者之言明如日月苟可更易其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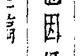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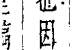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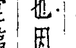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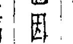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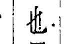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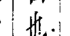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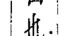
輕若知其後之有所不得已則何不少慎之於前乎然臣以爲此皆羣臣之不忠也古之明主必外有諫議之臣而內有腹心之佐凡人主欲行度外之事必非貴臣之所喜故人主之勢嘗孤惟有博學多通者數人能推廣人主之意援引今古歷難公卿期於詳當而可行而天下不得以難我則人主之權尊矣至於克敵討叛之事人主秉一時之怒毎患於過銳而不顧其後此惟機密親近之臣處之以詳審勸之以愼重使人主之言不出則已出則如雷霆之威金石

信必無中止更端之理于是人主之權嘗重於天下令　陛下既無通達治體之小臣而又無盡心謀國之大臣保殘守缺以無事爲幸　陛下欲舉一事不務開導之而惟務逆折之百端阻撓以至於不可行然後快快於厥心曰今而後我之言信矣　陛下欲出一令不務商榷之而惟務逢迎之任意授辭以至於不能守然後快快於厥心曰今而後爾不可以此責我矣此如驕奴得僕相約以慢其主覘其主怒而呵責也退而相竊語靜以待之而終不爲之動其怒自息

而卒無如我何也嗟乎周旣等之人而欲振天子之權以得志於天下臣不敢信也

去欺蔽

人臣之大罪人主所最惡者莫甚於欺蔽　陛下亦嘗發聖怒設嚴刑以懲之矣而其風不爲衰止者能懲一人之欺而不能懲天下之皆欺能知一時之欺而不能知其欺之甚久也　陛下亦知欺之所始乎本非有大奸猾壅人主之明亂典章之舊而奮然行其私也因循苟且日移月異前人守之後人承之以

至於易面而猶曰法固如是我未嘗有所私也此則人主無如之者耳　祖宗之法明詳委曲遠過前代是以爲一代之經制而已而所恃以成天下之務辨人臣之忠邪者不在於此至於後世其人亾而其法存于是人臣之所講求者惟在於簿書文法之中以爲守此則可謝責於上而人主亦曰汝苟於此無所誤我亦無所責爾矣故條目愈密而藏弊愈多文案愈繁而行私愈便上下相蒙日尋於亂而不知良可痛也今夫人臣之欺蔽有不可使　陛下知者有使

陛下知之而無可柰何者無故而受人一金非格
而與人一命之小官此　陛下知之而必怒者也閉
門而不通一札摯籤以授官此　陛下知之而必喜
者也夫偶獲一受金者而謂此人之外舉朝皆廉偶
發一不宜得官者之私而謂應得官者皆一無所費
而可以得官則大惑矣行小賄者在罔行大賄者在
家不及格者以賄求官及格者以賄求廸前乎二者
人可得而知法可得而禁也後乎二者人之所難知
法之所不禁也夫受人一金與人一小官不足以為

朝廷之大患而使人臣假廉以濟貪借無私以行私至於不可究詰其憂豈不大哉若夫錢穀出入之際陛下恐其或縻之或盜之也每留心於案簿之文研精于毫末之內不知侵漁之人必天下之奸宄豈不能多立名色巧爲銷算以欺陛下而乃顯授人以隙耶故其案簿必甚詳也毫末必無差也假令有之當是偶誤其行私罔上之罪不在於此而欲執此區區者以絕人之欺蔽豈可得乎至于祖宗之制恐權之專而易欺也故使之上下相維恐人之惰而

廢事也故使之綜核相課臣請畧舉數者而明之內而六曹上日據案呈下日奉堂劄每一事也堂佐司屬皆書名焉外而郡縣上則自撫若按司道以至郡縣下之行上也亦然毎一事也則守令丞簿若小吏皆書名焉以示功惟均也罪惟均也故長之所行或非其屬可以毅然而弗聽官之所行或謬其吏可以拂然而弗從是故即有一人之欺而必有一人之不欺也今也不然六曹之事惟尚書與司長決之侍郎以下拱手而已何況諸郎郡縣之事惟守令決之丞

倅以下拱手而已何況小吏然猶列此數人之名以爲非我一人之所爲也彼數人者亦不憂其得失而姑聽之豈非天下相率以欺　陛下乎督撫者封疆之寄也月有奏報則曰兵皆足額而微列缺額者一二名盜皆不起而報小失事者一二地臣不知所報之外兵皆足乎盜皆平乎曰不然循例而已巡按御史者風紀之要也差滿而歸則類報院長曰核過錢糧幾何閱過城池幾何薦官幾人劾官幾人恭院劄者幾百事而未完者一二事臣不知錢糧果清城池

皆固乎薦果賢劾果不肖而已完之事皆嘗乎曰不然循例而已郡縣者近民之官也三載入覲則報部徵過錢糧幾何開墾荒田增益戶口幾何臣不知錢糧果無移借荒田可得而見戶口可得而數乎曰不然循例而已此又豈非天下相率以欺 陛下乎是以日日行文歲歲造冊案牘山積離朱莫辨皆悅道絕奸宄益多人臣以此應上之命而朝廷亦恃此為治天下之具豈不疏哉臣愚以為苟欲去欺蔽之源有二道焉悉反陋規而與更始畧去繁文而專責成

可也蓋人臣苟非至不肖未嘗不思奉公而多惑於儕俗之例視爲固然非豪傑之士不能孤行一意也今諸司所奉行以爲成法者大約皆積弊耳而謬稱令甲臣嘗見人有斐然自負者一任吏事無異嘗人原其所繇非不知官守之未盡而牽溺吏胥之言瞻顧前後察衆之際不敢自異且以因習既久可幸無罪若我發之而我不能收之則禍且不測故復苟且而退耳夫使天下之人皆合隱諱弊以爲無窮之害不若使直陳之而更其法如有匿而不陳者事苟發

露必誅無赦所謂悉反陋規而與更始是也夫人君之於臣也求其有功而不求其無過人臣之立事也無所牽制而後可以有爲若今文移之所詳案牘之所載可謂錙銖不爽矣然天下必無錙銖不爽而可以成事者且天下豈有錙銖不爽之人乎以爲上之所重在此則勉強而僞飾焉雖賢者不免矣乃如上所賴以禁欺者政下所用以欺上者也而又安賴乎故莫若破支格簡文案寬節目以聽其所爲而深責以成效夫定年格以選人則許郭不明矣限會計以

求利則桑劉不智矣勤求核以程將則韓白不勇矣人主期於得人與富强耳而何必人臣之無私且人臣而苟欲行其私也必非法令之可禁而徒使萬事之不成孰若寬討其小而嚴責其大哉所謂畧去繁文而專責成是也如是則上下洞達無所疑畏功成事立若夫受人一金與人一命　陛下罷之不問可也

尚有爲

今有人駕舟而行江湖之中當風濤之險一人篙而

聽之一人立而相呼一人舉檣持櫓以庶幾其一濟則彼三人者愚智固有辨矣今天下猶舟也虜訌於外盜潰於內則猶風濤之險也而在內者有偃臥之容在外者有號呼之狀卒無一人奮身以求其一濟者則 陛下將何所賴乎臣觀自古豪傑之士必稟絕異之姿而負不羈之氣嘗日夜講求古今治亂之故以幸一當天下之有事故當平世則慨然嘆息以爲無所試而遇事則從容而應之此其學之有素也今也無事則不勝其衆而心無所思有事又不勝其

憂而手足無所措舉古人所欣慕以爲功名之路者不得已而受之愀然以得去爲幸夫以不得已之人而欲望其有所建立豈可得哉此不獨其不忠亦以才固如是不可强也原其所繇方今之士大夫大約生於　神祖之朝而是時海內太平五六十年黎民不見兵革士生其閒旣無危險顚越之憂亦無旂嘗鍾鼎之志賤者守其章句而貴者溺於利祿養安好樂期於富厚而巳其在上者矯察相之弊畏言綜核而好爲容與需緩以致百事墮壞使士大夫之精神

悉趨於巧佞陰柔之術而一二廉節有意之士因而
在野則倡爲虛空迂遠無用之學鼓動意氣樹立風
聲以爲君子小人之辨苟明則天下可以不治而平
四夷可以不戰而屈此亦必無之事也以故數十年
以來奸人實有亂天下之心而賢人亦無治天下之
術欲求古之奇才眞可以濟世者槪不多見矣今
陛下以世變頻輿之會而丁英賢寥廓之時輙鶩策
蹇以求千里何怪其難哉然臣觀唐之天寶宋之宣
和亦以豫大之久釀成衰亂而新主倡呼則異人輩

出彼殘敗覆蹶之餘尚有人以自振今天下一家朝
廷全盛而無一人應命者臣不敢謂其必無一人也
亦　陛下致之之道未盡耳蓋人主之學在於廣大
變通雄心武畧以驅策天下之士而不必執儒者之
常談庸人之程格以自隘今　陛下欲廣羅才俊而
好孤立無援之人則集思之路塞矣欲博收雄奇而
尚矯廉小節之事則度外之士擯矣欲奮發淬礪而
軟美纖口者嘗畱激昂論事者每廢則壯士喪息而
退矣欲綜核名實而巧於蒙隱者多自全藏見瘢疵

者必苟責則智者袖手而觀矣故當今之臣保全自守之意多而慷慨有爲之意少安望其任事而愉快耶蓋功名之士不能無欲於中而有爲之人往往爲士大夫之所厭忌惟

陛下有以忻動之於前而保全之於後則其人至矣漢高不愛裂土之封而項籍以滅孝武不愛通侯之賞而胡人北奔南越授首此鼓舞之道也今

陛下試擇諸司之最要者及外之督撫司道若郡守之有兵事者遷除之際其人或在京師

陛下可特召其人令其悉條所以爲治狀觀

其議論曉暢意念果銳者勸勉之以成效而許其不
次之擢不特人臣以之激勵而　陛下亦可以益知
天下之情與夫群下之能否如有庸劣無所建明者
則置不用而并治文部之罪如是則庸人不敢食
陛下之祿而奇士皆延領以冀明問之及矣至于既
知其人可用則當聽其所為而不可多為牽制夫舉
事於積弛之後必有所驅除而多其更變大約皆人
情所不樂耳且英銳之流又往往好攬權勢以自用
而寡周旋退讓之術高下相形崽怨相激必下來為

紳之疾而上干臺諫之言半塗之功志士深嘆此在
陛下察勞逸審虛實力排浮議以觀其成功則可
矣雖然總持大綱神賞罰之用者人主之事也宣揚
德意通上下之情者大臣之事也今臣之言　陛下
能行之而大臣必不聽何則強其素所不能而犯其
心所最厭也臣無暇遠舉先臣張居正之爲輔臣也
凡邊鎮之臣郡國之長所行之事纖悉畢聞有善則
移書以獎勸之有失則必呵讓之總計其功罪以入
告故當時六卿之屬無敢或惰而遠方之小吏皆知

所以自奮夫人主豈能一一而知之哉此固大臣之職也用人以闒而執其肘則雖賁育無以見勇流忌之亂先臣楊一清分部將帥李東陽從中主之寧藩之變王守仁起義王瓊從中主之未有中外不同心而可責人以有爲者也今之大臣自九卿以上且謂非其知識況乎國門之外惟恐　陛下知之以不便於棠蔽誰肯慨然盡陳得失以聽　陛下之賞罰乎至於封疆之吏在其私暱多方以隱護之苟爲異見宛轉以辱譙之雖國忠掩鮮于之敗盧杞激河中之

師何以異此奪任事之氣傷海内之心莫甚於是矣

陛下誠欲使天下翻然滌慮以施英雄之畧者必

盡去當今之大臣而後可也

澄吏道

今天下之大患在於人臣之多貪而貪之道非一或

在內或在外或在出入或在攘奪數者相尋無窮而

遂以爲固然之事吏道安得清民生安得不憔悴乎

數者之中惟攘奪於民者事最小最易禁今之所謂

懲貪者惟此而已而又舉一而遺百况其大者恭然

行之而無疑矣臣請歷數之而為　陛下陳治之之方可乎朝廷按季而遷除三年而計吏外則憑撫按之舉劾內則聽銓司之進退而臺諫得以闢其說似乎公矣然臣聞選人之得官也惟甲榜以賜弟為定不能上下耳乙榜而下則有所謂考授焉大約樂州縣而畏丞倅必爲之津梁或竟屬之主爵或要人爲居間而吏胥之費不在此有所謂揀地焉繁望荒僻其相去倍蓰如大選在朝則陰識其籌而告以故悬選在部則籌以漸入往往多置其人所應避之地而

雜以欲授者其人即探他地乎皆置不拜得所謀而止耳至於掾吏雜流移換顛倒遲速先後尤易行私不可指數近以流氛不靖雖在甲科亦不免於行賂既求善地復避危疆此又三百年所無也至于幽明計吏有考功郎焉有吏掌垣焉有掌道有協計焉而總計則有撫按之開報臨時則有臺諫之訪舉臣請以縣令言之六年之間所歷按臣五六人撫臣或一二人漕鹽之屬半天下而畿內則有學臣巡關屯倉諸差其復命也俱不可以無薦而薦不可以無謝及

任滿而待考也必遍賂臺諫或其同鄉或其所官之地咨訪當及者賂必重或有氣焰在儕輩上可以禍福人者賂又重或有造作投揭相挾持者賂必尤重既及格矣而或有所覬擢必倚權勢以相角則賂更重迺以 陛下欲重考成則凡司農水衡光祿列寺皆得以議其後則皆不可以無賂 陛下多設較事長安惡少年假託名字旋獲旋釋雲雨在手則又不可以無賂約畧計之凡人得百里之邑費不下數百金爲令六載所謂謝薦雜賂不下二千金自計典以

至考選不下三四千金則夫人起布衣而拜御史給事中非數千金不可得也守正俟命之吏秉公用賢之臣不可謂無僅一二見耳夫今之臺諫前之縣令其爲令也取之民以奉臺諫而其爲臺諫也又取之縣令以償其所失如商賈焉循環以爲利貪黷之風又何時止哉至若內外諸司職關錢穀者漁利蠹國且以爲分所應然而不足怪臣請舉其大者問民以苦賦正供重矣而又有所謂火耗織內中州諸郡幾十取一二矣江浙之吏稍貪者二十取一矣問民

何以苦役民之往役也朝廷嘗厚給之糈而金藏於官欲領不得匪特乾沒又取盈焉又或求援士大夫焉問兵何以不强則餉少也假令朝廷以十萬金餉邊自度支屬官吏以至督撫餉司大小將領有一不漁耗其中者乎故上費其十而下食其五也至於內地之兵則郡縣視爲贅旒嘗終歲不發如是而欲責兵以效誠難問工藝何以不精朝廷所定物料之價工匠之直每稍寬以爲勸今商之售物於官也給價十纔六七工之執役於上也又減其傭直彼二人者

豈能運私財出私力以奉上耶惜廒以相償耳問錢何以不行司寶源局者銅旣減價而錢必取盈則勢必雜以砂石官鑄濫惡與私同狀則私錢日多而官錢何以得行問鹽何以多壅有賂者引外可行無賂者數年不掣商費愈多則鹽價愈貴以致私販愈盛國課愈縮諸如此屬不能枚舉至於郡邑之官大不肖者探室中之藏挾富民之財大約一二歲必敗敗則中考功法此如蚤虱耳而當今懲貪者止及於此輩然又五六得脫去都不置重典人亦何所忌而不

取哉　陛下誠欲澄吏道者必先澄其本則吏部是也吏部官人之職其司官必分省而用又復僻之於數年之前者欲其養晷望而廣知識也今諸郎外吏之得入此選者其權操于同鄉前輩之授受及朝之要士多以寵賂得之然則苟在鄉黨自好誰肯以此進乎其平日未嘗留意人物而惟賄是問優游丘園必數年之久大都求田問舍耳清標特立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者不能數見也　陛下莫若求天下之清流如毛玠之剛方山濤之朗識者以充之而盡誅

奸胥老吏庶乎其可也其次莫若制臺省大計之典銓部掌黜陟臺省掌糾拾此定制也今則飛章伏機圈點澆亂皆陰中人於不可知之地人安得不畏而賂之 陛下莫若禁此陋規而令其飛露章以劾人薦人此雖不必盡公而昭昭在耳目亦須稍有指實而後可也至于內外出入之際必須痛爲釐革悛令直指使者歲舉一尤甚者誅之則吏罔不畏众而奉法矣若夫縱橫虎冠法外以攫民財者此其術如盜賊不可以久大抵在鄉貢者十之七在甲科者十之

三苟有後望於上不至於此　陛下惟寬用甲科而鄉貢癃老之徒稍稍禁使不得仕其人漸少矣臣所謂大貪蠹國者不在此也

儲將才

明興　高皇帝驅逐胡元掃清六合　文皇帝北臨瀚海南定交州功業之隆于唐弟漢雖曰神武天授抑亦師武臣力也然一再世之後　聖曆代興景運彌赫而二百餘年稽諸武節顧遜前代才臣猶士不乏之於時僅以支邊境定內難耳犁庭掃穴之功樓船

横海之事且没齒不復見此何故歟求將之法任將之法皆未審也古者文武之途出于一至唐宋而漸分故有武將有文將欲大功之亟立則莫若任武將欲國家之晏安則莫若任文將然臣以為天造草昧群雄角逐之時與夫皇輿板蕩中興再造之日天下且非我所有也貴乎跳蕩奮激以趨一時之功勢不得不用武臣如漢之韓彭　明之徐常唐之李郭宋之韓岳皆是也若夫天下一家國體嚴盛而或有邊鄙烽火之憂中原逋逃之寇而使武臣為專將則或

養賊以自固或偃蹇跋扈以覘其上本難未平他變往往因此而起故非人主腹心之臣智識忠亮之士未可以專將也陸遜諸葛亮溫嶠謝玄裴行儉裴度虞允文之徒起儒生建旗鼓爲世虎臣者何可勝數彼其人尺檄可以召片紙可以去守成之君未能駕御天下梟傑伉暴之人則莫若任此等之臣可以高枕而無憂也蓋文武二途前代雖漸分而莫甚於昭代　高　文之朝不盡分至　仁　宣以後而分乃愈甚是以國初有大征伐則命徹侯仗鉞而出是爲

用武將其後以武臣不可專任而設巡撫設總督仍
用文將矣然佩印者實總兵官也而調度則聽于督
撫于是二者皆有將之名而實未嘗專將之權旣有
牽制復生推委不能爲國家建非常之勲者職此之
故也國家太平累葉右文日久儒吏綰銅墨視大帥
若輿隸焉今海內多事　天子稍稍脩推轂之禮示
崇武意然未聞有僇力爲　天子掃除者徒自矜大
恫喝郡國一不得當瞋目語難稍以法繩之士且擐
甲譟矣臣又聞用兵以來偏裨之將尚有肯用命者

功名所可動賞罰所可加也至於主將則高牙大纛偃蹇不前名爲韜鈐不親枹鼓蓋此屬本無報國之心封侯之志至於總戎橫玉願已滿矣氣已盈矣又以體統尊貴法所不加幾何而得其效力哉是故令天下有亂民强虜之憂而又有驕兵悍將之患以至事變之來轉展無已則曷可不思變其法乎以臣愚計揆之當今之勢莫若專任文將矣夫督撫之臣有封疆之職有功懋賞失事顯罰儼然主將也而兵屬于鎭臣是二帥也臨陣遇敵以功名非一人所可專

有故毋毋瞻顧不前指揮不一臣觀本朝文臣立奇功與五等爵者無過三王王驥之征湖貴也充征蠻將軍王越之出鎮也佩平胡征西靖虜三將印王守仁之平江西也雖未嘗佩將印然實無他鎮臣與同事一時起義者郡守縣令及廢閑之官與生平所結客而已繇此觀之專任文臣可以成大功者　先朝已然之明驗也臣以爲文臣爲主將而武臣止任參遊以下若有斬馘功次多者竟拜徹侯蓋侯爵以待有功非流官銓序之比漢出師誅匈奴裨較多拜侯

者豈必以地望相及而後可授歟其或功次未及封者雖量加府銜官僚而亦不妨爲偏裨蓋軍中統屬之義論使命不論本爵唐之汾陽臨淮郡王也其裨將亦多封郡王者　高皇帝時宋公北征而從征嘗茂輩亦皆公也未聞以爵故爭禮烏在不可行哉行臣之說則文臣有自奮之心武臣亦有不倦之志而國家永無驕兵悍將之憂矣然而難臣者必曰予之言誠善然于見在廷之臣誰可屬此大事者若有其人　陛下何惜關武庫解將印而授之是說也臣固

嘗言之矣求之之法未盡而非無其人也曰者　陛
下嘗讀先臣高拱儲邊材疏而善之拱之言曰儲養
本兵大臣當自兵部司屬始使有智謀材力者充之
議其陞格自邊方備兵以至督撫本兵使其功名常
在人先武不效也則嚴其罰使功名常在人後至于
邊任邊方州縣亦然又爲之遞相更代均其勞逸法
甚周密矣然要之終身於兵者也嘗　莊皇帝之時
寓內太平北虜欵塞節鉞之臣甫繕城堡嚴斥堠便
投壺饗士後房奏胡樂竟夜矣故爾時邊臣有王侯

之樂而又爲仕宦之捷徑小有斬獲取金吾世職如寄耳故武壯輕俠之士皆樂爲之今也九邊無不中虜中原反者蝟毛而起握兵之臣頭如蓬蒿荷戈而歸則妻子相賀如是雖有通侯萬金之賞且逡廵而不敢任何論是區區者耶夫古功名之士嘗奮不顧身以效力於行伍者亦莫 仔武帳而登綺疏離玉關而入金關耳今使之始終于兵雖曰更代乎天下知兵之人甚少其能合諸徒虛語耳故拱之言未可勸也然則何如而可天下大矣未嘗無其人特不宜專

求諸科目之中耳臣觀古之奇士立功名於萬里之
外者失志無聊之人多安驅逸樂之人少自負不羈
之人多平流迭進之人少今國家所以教儒生者不
特未嘗令其習兵且與兵事大相反兵事尚奇而儒
者尚平兵事尚詭而儒者尚正兵事尚雜學而儒者
一切禁止且其人既厠身於科目自可循序以至於
公卿雖有賢者以爲他事可以自見孰肯翹翹然以
兵爲名而嬰終身之憂哉卽或有一二人而朝廷特
此以爲得人之具則踈矣夫士固有抱文武之才而

躑躅於草野者臣不敢謂世無其人也　陛下莫若設文科武科以待中庸之人而設才兼文武之科以待俊傑之士此亦唐宋所設有人應之者非臆說也夫訪之以韜畧試之以騎射既曉暢矣而仍策之以經義考之以詩賦復雍雍有儒雅之風此其人必能知君臣上下之分而不敢放軼於法度之外者也然後任以軍旅觀其成功果其效也畀以齊晉之封而入爲輔弼之佐安在其不可哉然而難臣者必曰誠如是則天下所趨詐僞大言不慚之士且乘間而入

將何以拒之臣應之曰此固不敢必其無也然于國亦有利夫此等之人生長草澤能必其肯稿項黄馘以歿乎能保其不爲盜賊乎益人主之術收天下奇才以致治亦收天下僞才以免亂彼斯踶詐僞大言不慚之人不足以致治而嘗足以爲亂今也狐鳴之姦四起彼則忻忻喜相告耳一聞朝廷求格外之士人之常情孰肯舍安而就危者且人人自以爲將相而望用于上我因而收之可屬大事者我尊顯之其泛駕者我節取之最僻詭不可用者我借事誅之如

是則天下鋒頴之物嘗聚於上而我持其柄反者雖多皆饑寒乞食之輩不足以汚　天子之黃鉞內亂必且自解行將求鉤深致遠之威臣請爲　陛下前驅矣

議財用

今天下何其多事也　神皇帝以來太平四五十載天下不見益富邊夷一起天下輒見大困嘗　先帝時議調兵議加派於是乎有黔蜀之變有鄒滕之變近者議抽援議裁節於是乎有撫齊之變有文登之

變逃兵饑民散而爲盜者至今未已一事之起費必數十百萬要而論之因費而致貧因貧而致亂因亂而益費因費而益貧其事循環而莫能止則何以支其後哉夫國家土地非不廣也人民非不衆也取利之法非不盡也而數年以來惟貧之是憂若云多事則自古亦無無事之國也臣無暇遠舉卽以本朝言之

景皇帝時六師初陷虜歲歲大入盜中原之盜四起其費當不貲也

毅皇帝時土木狗馬之飾聲色佚倖之好六飛之駕北極雲朔南至舊京叛藩劇

盆海內搖震其費當不貲也　肅皇帝時九邊歲中虜倭夷蹂躪江浙又修竹宮之儀訪玄靈之駕其費亦當不貲也然是時未嘗加地畝之稅增榷商之資減百官之俸也　神祖臨御意在節嗇鑿金征商以爲封椿大盈之儲者無慮千萬至遼事一起而未嘗見積儲之利也及　先帝時格外措遼餉歲四五百萬以須東討餉不爲少矣而左支右絀以致今日其故何邪當　神祖之時天下見財之日聚於上也而外無四夷盜賊之虞內無神仙土木之事以爲必且

露積貫朽而不可計不知是時天子簡出紀綱廢弛歛之雖悉漏之實多官中之習奢侈相矜處里承恩澤者其家不數百萬乎中涓無他事則以欺誘爲長策一璫之餙採辦必以數千一椽之修估計必以累萬而又馳幢幡於五嶽建祠殿於三輔諸中貴之家有不百萬乎士大夫之司筦鑰掌庫藏監工役者其家有不十萬乎繇是推之中飽何可勝計耶是故有聚財之名而無聚財之實也及軍興以後至於 光考 熹宗之時歲發內帑左藏爲虛加派之數溢於

正供而大約泥沙視之天下貪鄙之夫好事之輩以兵事爲利藪督餉之使壠斷綰轂之區募兵之官星馳中原之地金錢入手大者充私槖小者借交遊而寔無一金之用一兵之力其後大璫盜國竊畀代之藏營郿塢之窟發太倉之積起不急之工用以黙治反具陰結細民又以黨護東江歲委數十萬於波濤之中數出禁旅以糜邊餉以至　三殿之肖像祝釐之剎宇封拜之多賞賜之濫其費何啻千萬耶是故有搜括之實而無搜括之用也至於　陛下之初軫

念兆民痛節浮費然而一清撫賞則虜入宣雲一減墩軍則奴蹦畿甸一核驛遞則盜起雍州于是當事者噤不敢言節省矣夫節省之道必得身在事中者首尾銜討而見其有餘之處然後從而節之今也任事之臣既無心討之才又不能無侵漁之意而不顧利害以應上之命故每有節省而禍輒隨之夫天下之大經費之多豈眞遂無可節省者哉譬之大家然

神祖之時如主人深居簡出收金於外庫徵糧於別業而聚之房闥之間自以爲扃鐍甚固也但計其

入數而不稽其積數于是執帚之妾主藏之僕竊其半矣而外人猶疑其尚富焉　先帝之時如久安之家忽遇外侮主人未嘗更事而其僮僕以有事爲幸或爲之行金或爲之求援紛然四出而無毫末之用及大猾乘之據其重貲而任意分灑敵患未除而家財已竭矣今也如家更令主竦然知貧之將至也而爲之省日用減冗食其家庶幾可治矣而其群下沿於侈汰之風牽於破月之故反厭主人之稽核以爲苛細而不知勢之無可柰何也繇此觀之天下之貧

久矣　陛下乃承其極弊耳然則何術以救之臣聞
善生財者生於有餘之中善用財者用于不足之際
今天下患於粟夘金生而西北之田如屣脫焉亟爲
之屯田積粟者所謂生於有餘之中也自六官以至
邊境歲出于有餘萬奸孔百端利納其半苟爲之理
其經緯去其蠧賊者所謂用於不足之際也雖然生
財之效遠者十年近者三年而又必得金錢百萬以
爲之經始今且夕待用如仰哺焉何能坐而俟之故
臣以爲莫若節省爲要矣今　陛下非衣減膳身率

天下以儉而臣猶有節省之說者何居古聖王之用財也當其有用雖捐萬金而不以爲多若其無益雖一錢而不輕以授人今天下之費內莫重於京師外莫重於九邊使九邊之士皆堪戰伍皆充實則雖捐千萬以養之亦不爲過然而空籍冒之貪弁漁之餽遺竿牘蠹之驕丁游客兼之名爲十萬而不及五萬五萬之中可用者又不過半耳是朝廷養四兵之費而得一兵之用也況於器械馬匹車舟豆米之屬皆虛實相半乎今若概言節省不過稍稍覆核逃故撫

道之精練者餉司之絜巳者扣留之間百得一焉以
邀釐剔之名巳耳無大益也　陛下如欲節省非得
其人不可矣夫十萬之衆千萬之餉則其中必有可
省之處且自古用兵未有歲費千萬而不爲之所者
惟用其實不用其名用於要領不用于枝葉庶乎其
可也然此猶曰有所不得巳耳　天子玉食萬方而
陛下弘祌禹之風至德也今光祿之雜會慶賞大
率從簡而禁衞監局之廩餼日以益增供養好事之
名色相沿不止積添之數溢于嘗例矣至於歲時

郊　廟燕賞治醯醢犧樽者千人已足而冐其籍者
嘗萬人錦衣之職朝廷以報有功今市井之猾勢援
之家咸竄入焉績衣白靴動輒成群一言清理則飛
語上聞禍且不測京營之額號爲二十六萬止十二
萬而占於勳戚之家分于工役之事終身不見旗鼓
歲糜八九十萬至於大漢义刀圍子手之屬隸金吾
而侍宿衛者何啻千萬然實無其人也長安中民一
人耳逢操演則戎服爲京營兵遇朝會則執刀劍爲
禁軍當郊祀則絲衣爲厨役事畢則退而各治其業

或爲班皂或例漿驅馬而已故一人而嘗兼食三四
人之廩也若夫內侍之員數前有　聖祖之定限近
奉不許私奄濫收之　旨而宮門之內食祿者嘗數
萬人宮門之外散食於民間者又數萬人此其事關
禁近不惟不敢問敢有勸　陛下裁制者乎又若中
外之冗員諸司之胥隷皆臣下所自私而不欲上告
者糜食甚巨此惟　陛下與腹心之臣討議詳定斷
然行之耳然臣恐左右之人必有以買怨激變之說
上阻者夫親近而詭冐者莫甚于四衛軍　孝宗

世宗革之而不敢諱者本皆空籍莫適爲主也　陛
下亦何憚而不痛爲釐革哉至於國用之經費本自
有餘惟嘗紓其途以至於不足夫一物焉經數人之
手歷歲月之深則存焉者寡矣凡出入之可以改曲
爲直者支移之可以變窒爲通者轉運之可以移遠
爲近者領納之可以去繁爲簡者詔大司農通官民
均利害而計之舍其舊而新是圖豈無一二百萬可
樽節者乎然後因其有餘之資以興萬世之利雖賜
租蠲稅可坐而望也今之大患在于加派與搜括而

已加派取之民間民貧益甚搜括取于官吏彼固肯出其橐中之臟乎不過重取之民耳不然何今之仕者動云求索無遺涸澤是患而卒不見有貧吏乎嗚呼卽安得不日亂也

弭內盜

臣聞知敵之情者雖少可以敵衆雖弱可以敵强不知敵之情者反是今之治盜者惟知其情而可乎夫古者盜起旬月之間必得主名朝廷可以設法購之今也竊名字者以百數然皆詭號寓言卒其所爲反

首者不可得而知如是則雖懸萬金之賞渠魁安可
得乎焚殺淫掠盜之常態固不足論然　國家休養
二三百年又當　天子神聖加惠元元何至播別人
民騷傷　陵園此豈非無所致怨而然盜之易治者
中多携貳更相捕斬今也數十萬人分數十枝何以
無相攻擊者何以無率所部降者豈盜亦有道乎且
間諜見獲率多吐實以所緩僇或重賞結之反爲我
用今所獲者每閉目請死卒不得其纖毫之情是亦
盜俠也賊雖多稱精悍者大約叛兵耳何以爲兵則

弱爲盜則强是豈用之者有以異哉以臣言之不得
主名者此我無用間之術也肆虐無忌者中有深慫
之人向者有司所致也黨不貳者方得志于我無暇
相鬬也謀效死者要結深也强弱異者必死與不死
殊也且夫用兵之道惟得敵之情而多方以爲之或
使敵爲我用或使自相屠滅或使變慫而爲恩或使
化强而爲弱古之人所以破敵者率繇之矣若徒恃
行伍之間格鬬之力則雖韓白爲將無所施其巧也
故不通間諜不用機變今日之禦虜勦盜用力多而

成功少者患率多坐此如臣之計審乎敵之所以致
勝於我者我因而制之可已敵之所以致勝乎我者
有四厚集其衆使我多寡不敵也廣分其黨使我鞭
長不及也先聲驚擾使我疲于奔命也激憤其衆使
我招徠不歸也昔者赤眉百萬光武以爲苟出關而
東則我鞭箠使之魏武征關中見敵兵日益輒喜以
爲可一日而并破叅數十萬衆而集於一隅則形窮
勢屈糧饋難繼衆心不一內變必生待其變而圖之
其勢甚易前者賊歸關陝負山自固此其勢宜緩以

相拒疑之以曲赦示之以俯仰使其徒黨各生自全之心必可不戰而潰今也徂於小勝而悉於成功涉險以鬬必敗之賊豈非自傷之策乎故曰賊用衆我因其衆以困之可也賊既蔓延楚豫兩淮之間以渉柒天下之民故賊黨愈盛我力愈分顧前則失其後擊左則趨而右以至怯者與之相避勇者與之相逐而迄無所定總之以他境爲壑而已昔黃巢爲高駢裴璩等所破已大沮畏乞降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卽復叛去今也賊勢無定我因與之爲無定惡者有

將伯之呼緩者有逍遙之勢各鎮自顧諸將異心求賊之滅不可得也今日之勢必得二督審定方畧同時並舉或戳其銳兵或引之於地剋日誓師東西奮擊蓋賊勢既分精銳必少同時擊之則首尾不相顧而無以爲援故曰賊用分我因其分以破之可也賊之出沒不嘗然大率非真賊也或土寇僞託或奸民搖煽往往賊未至而我先疲矣此偵探不明之故也古之名將臨敵之時訛言四起而能堅臥不動者豈無所恃而然乎其偵探最確斥堠最遠知其緩急耳

今之偵者不過數里之間目不見敵探諸風聞以驚道路或利民之逸因而取之如是而欲知敵情豈可得耶故曰偵探明則無虛聲之警矣賊號數十萬其中堪戰者料不過二三萬二三萬之中計不返顧不可復歸者料不過數十人耳彼數十人者利此數十萬人歸之以自擁蔽而懼其散也故好言朝廷盡欲掃除決不肯赦之辭以激怒其衆前者朝廷乃故貫之淮西之役有盡殺之旨宜其必死而決鬬也雖羌胡異種猶云天之所生類不可絕況我赤子耶惟慕

府嚴必戰之師而朝廷開一面之網則兩得也故曰寬脅從則招徠之路通矣雖然今　陛下已下寬大之詔而歸正之人無聞豈此賊自知罪大終不可赦耶非然也天下之勢皆有其機苟失其前後之序則行之不足以成功夫禦敵者必剿撫並用然惟撫之不聽而後用戰則賊有悔懼之心今也戰不勝而復欲撫焉則彼既無感恩之心而又無畏威之意徒知我之不得已而求其罷兵也雖　陛下下明詔許官爵以招之臣知其不來矣臣以爲非大勝之不可撫

非分别之不可撫非用間不可撫非寬任事之人不可撫非詳緩定之道不可撫夫用兵屢屈國威未振何所挾以使人降我即有來者攻可慮耳兵家無常彼勝則其權在彼我勝則其權在我待其勝而服之其約可堅也所謂大勝之一也項忠之討襄鄖也不亟用兵以流民逃聚山谷爲盜所脅非皆盜也先遣人持榜招諭民多來歸者盜遂失勢以滅今亦宜設立賞格多方開諭使良民自拔以孤賊黨所謂分别之者二也雖曰渠魁必殲然我能曉諭其黨彼亦能

激勸其衆我所操者虛言也彼所爲者實事也且我亦安知渠魁爲誰而漫然欲誅之耶夫親兄弟同父母尚且有隙彼盜魁也豈無中變特我未嘗搆之耳且其中亦有雄俠之士一旦自陷不能滌洗夫徐應龔若思亦嘗爲盜矣計惟多遣間諜潛入賊中察其孰最悍獷孰稍斂整孰爲決計孰有悔心我既知諸賊之情然後或遣辨士以說下之或僞爲約結以疑亂之或搆成間隙以伐鬭之如曹公之於韓馬李愬之于李祐郎近者胡宗憲之於徐海輩計皆出此昔

王仙芝既受撫以黃巢不拜官故復叛去使能知巢之雄過於仙芝則無此患豈非無人於賊中以致此耶所謂用間者三也人臣之所最難以百口保人而嘗受其禍者莫甚於撫賊既恐朝廷之失信而旁人挾深文以議之後人變成法以激之皆足以敗我之事故任戰而無功其罪小任撫而中變其禍大昔劉六之亂馬中錫推誠撫之劉七日今攻任內臣馬公豈能踐其言遂不聽撫中錫竟中蜚語瘐死獄中故必使素有德信之人假以便宜杜浮議而久任其事

庶幾可也所謂寬任事者四也賊卽撫矣使其自食不可嘗養于官不可雜之民間不可昔張綱之降張嬰也爲之卜居宅相田疇用其子弟故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曹公破黃巾以青州兵雄于天下岳飛所部士卒湖湘間劇賊故兵最強繇是觀之壯者籍爲兵弱者占爲農使其各有所歸也鄖陽流民屢用兵而不定原傑經理之設立版籍卒成雄鎮豈非前事之驗耶所謂詳綏定之道五也總之以戰爲始以撫爲終二者不可偏廢雖然臣之所憂抑有甚焉今之反

者無論天下日貧而吏日貪故民之比屋而居者皆欲一旦發難於上惟　陛下精擇良吏以安兆民使百姓係心於朝廷彼蠅聚蛾集者雖多乎不足憂也